



革命回忆录

党的儿子

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编



党的儿子



革 命 回 忆 录

党的儿子

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编

•

•

党的儿子
(革命回忆录)

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3136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5·插页2·字数105,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T 10099·812

定 价: (6) 0.5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十九篇革命回忆录。

从这个集子中，可以看到舒同、譚启龙、楊得志等我省党、政、軍負責同志写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回忆；可以看到在反动統治下，山东党的领导人刘謙初、任作民等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的坚貞不屈的革命斗争意志；可以看到对我们党的伟大領袖毛澤东、刘少奇同志深入羣众、指导群众斗争的片段回忆；还可以看到我軍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誠和对敌斗争中表现的英勇机智以及同志之間的崇高的革命友誼。

这些动人肺腑的故事，激励着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目 录

遵义追击·····	舒 同 (1)
幕阜山上四昼夜·····	譚启龙 (4)
大渡河畔英雄多·····	楊得志 (15)
当着主力进入魯南山区的时候·····	賴可可 (24)
烽火燃烧在徂徕山上·····	封振武 (37)
夜过大巴山·····	廖弼臣 (45)
毛主席在田間·····	陈昌奉 (53)
計取袁家城子·····	戴成功 (59)
党的儿子·····	张文秋 (70)
獄中·····	任作民 (82)
馬·····	董亲智 (88)
道头村夜宿·····	岳咏翔 (92)
向少奇同志汇报·····	陈守法 (100)
四十二天·····	陈来喜 (107)
孟良崗战役的前奏·····	刘培群 (123)

冲上孟良崮主峰.....李 浩(130)

辽沈战役二三事.....舒 平(136)

在千里冰封的铁道线上.....任卫中(144)

一门“八二迫击炮”.....閔兴胜(149)

遵义追击

舒 同

除贵阳外，遵义要算贵州第一号城市，街店相当繁荣，居民稠密，有新城老城之别，隔乌江有二十多里，直通大马路。我们第一次攻破该城时，曾经驻了好几天。

因为战略的转变，我们由云南、四川折回遵义来了。敌人柏辉章九团兵，由桐梓开始败走，天险的娄山关既已失守，红花园再被挫折，于是最后便困守遵义城了。

红三军团攻占老城之后，接着围攻新城，敌人已如釜底游魂，逼得迅电向他们的薛大人求救。

第二天不到八点鐘的时候，接到情报，薛岳已指挥他的吴奇伟、周辉元纵队及贵州军阀王家烈残部，分三路向遵义前进，企图解围，再夹击我们。

情况突然紧张了，作为预备队的一军团即时动员起来，在“消灭敌人增援部队，活捉薛岳，消灭中央军！（贵州人称入贵的蒋介石军）”的口号下，全部激荡和鼓舞着战斗的热情，队伍象风驰电掣般地动作，从老城街上兵房里成几路纵队飞快地向着敌人前进。

城內敌人，眼巴巴地希望援兵到来好出去。果然不上两个鐘头，敌人增援来了。

紅三軍团以迎击的姿勢等候着，另外一部分仍箝制城內敌人。一軍团的任务是：配合三軍团側击，断絕敌人的退路。

战斗十分紧张了，机枪、大炮、飞机，敌人所有的武器，都在极大地發揮它的作用。开始，形势似乎不利，我右路軍十分吃紧，部队退了下来；然而在机动灵活的指揮和百折不挠的战斗勇气面前，终于轉危为安，轉敗为胜，不到一、两个鐘头，右路軍即将正面敌人完全击坍。一軍团以有生力量，从側面突击下去，敌人如流水一般地全綫冲坍，吓得他們屁滾尿流地向烏江逃窜，我們从錯杂的矮山里面冲到大馬路上来。

“冲呀！杀呀！敌人坍了呀！猛打猛追呀！不讓敌人逃跑一个呀！繳枪捉俘虏比賽呀！”震天价响的口号，遍地遍山遍岭遍路高喊起来，胜利的战神，在我們每个指战員面前发笑。

太阳快要落土了，馬路上一片胜利的歌声，三五成群的人，正在那里东奔西走，照料俘虏兵和伤兵，处理战利品。

队伍走远了，時間已經很晏，周围逐漸黑暗。軍团首长命令，要我們不停留地尾追，記得有这样一句：“宁可疲劳死，不能放走一个敌人！走不动爬过去！”这命令把疲劳之神驅逐了。

“追呀！猛追呀！不顧一切疲劳，追得敌人到烏江吃水呀！繳枪就在这时候，誰能克服疲劳，誰便能有更多的繳获！”这口号，立即在部队中喊起来。首长工作人員，直到連队中鼓劲；英勇的鉄的紅色战士，虽然从早上到这时还没吃飯，但大家不觉飢、不觉脚痛，为着上述口号，又繼續猛追。

敌人被打得七零八落，东跑西窜，失去了控制力量。我們的

文書炊事員同志掉隊落伍的，都可以隨處碰到他們，隨時繳得到他們的槍，捉到他們的人。

馬路上的十幾路縱隊爭先恐後地猛追，夜風在耳邊呼呼地響，馬路上大步地躍進，也沒有什麼黑暗的顧慮，開始是喧吵，過後是肅靜。

打散了的一些敵人，有的迷失了方向，混雜在我們隊伍里跟着跑。他問我們的戰士：“你是第幾師呀？”我們的同志回答：“不要管，老子是工農紅軍！”結果把他吓跑。

一直追到刀把水，敵人的後方担子正在這裡燒火、挑水、造飯，似乎和平常一樣地寧靜。他們還不知道前綫起了什麼變化，或者正在祈禱和盼望捷報飛來呢！

當我們把他們捉起來，這些燒飯的伙夫還以為是開玩笑，把頭一搖手一撇：“不要搗鬼嘛！我的飯還未燒好，誰和你開玩笑！”轉過頭來，才知道是紅軍捉他們，不是開玩笑，於是他們的神情就緊張起來。

敵人已經潰不成軍了，一個縱隊的大部被趕到烏江河里吃水。

幕阜山上四昼夜

譚 启 龙

我遇到过好多足以感动我的事，我遇到过许许多多很好的同志，但是，在下面这个真实而又平凡的故事里，我却比任何事情都深刻地懂得了什么是同志間真诚的友誼。

一、突然不幸

一九三七年七月，那时蘆沟桥事变已經爆发，日寇正在向我华北大举进攻，国共两党已經合作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对南方游击队，却一面談判，一面調集大軍进行围剿。这时我正在湘鄂贛軍区工作(担任軍区政治部主任)。記得就在我們同国民党談判成功的前三天，我們軍区机关被敌人团团围住了。战斗打得很激烈，为了保存主力，軍区計劃以少数部队掩护机关安全撤退，躲避敌人。

拂晓前已发现了敌人，太阳东升后我們上了高山。这儿山高草密，树木丛生，主峯高一千多公尺，山与山重重迭迭，几乎連成一个整片，加上茂密的大树，倒是我們天然的隐蔽之所。我們

凭借山险，阻击着敌人，但誰知道，我們一上山，左右前后都打响了，原来敌人布好了口袋，想从四面向我們伏击。当軍区领导上了这个情况后，很快地作出了紧急的决定：把上了山的部队从原路往后撤，偏左避过强敌；并准备于黄昏后冲过敌人封鎖綫，回到离这里一百多里远的顧家洞去。

离黄昏还有十几个小时，为了避免消耗战，我們需要迅速地脱离敌人。在滿是硝烟枪响的山林里，战士们紧张地执行着后撤的命令，每个人都背起自己的干粮袋、武器，使足劲地往預定的方向跑。

敌人越来越近了，敌人追上来的队伍与我們的部队接上了火。子弹嗖嗖地从我們头上飞过，手榴弹的轟鳴声也不时地往我們这里传来，我們一边走一边警惕着随时都可能打来的子弹。

突然“嗖”一下，一顆子弹正从我的头上飞过。

“小心，首长！”我的警卫員一面說一面一个箭步窜到我的前面。我刚回过头想再看看后面时，又一顆子弹从我的眼前閃了過去。“好險哪！”我不覺噓了一口气，刚弯下腰，子弹便接二连三地打在左边那棵大树上。“首长，臥倒！”沒等警卫員說完，一顆子弹正打在我脚底上，我只觉得象被黄蜂刺了那样的疼痛。

“首长，你……”警卫員急急地走近我，我用手一摸，不好了，我的脚底給打穿了，子弹穿过血管，鮮紅的血流个不停。警卫員赶忙从自己衣襟上撕了一块布条扎上，可是不行，被打断的血管仍旧淌着鮮血。

前面的敌人还在猛烈冲杀，情况非常危急，我咬紧牙关忍着痛，想往前再冲一陣。但实在不行，走不了几步，搖搖晃晃地撞在树上跌倒了。当我再爬起时，傅秋涛同志已經出現在我面前：“怎

么啦，启龙同志。”

“我脚上受了轻伤！”我忍着痛含糊糊地说着。

“不，断了血管！”警卫员大声更正着。

“怎么办？”秋涛同志听说断了血管，左手搭在挂包上看着我发愁。

敌人一步近一步，在这紧张的关头，可把他难住了。“走，秋涛同志，你先走，部队需要你指挥，我跟上来！”我口里虽这样说，可是心里明白，要跟上部队是很困难的了。

“要人背着你走！”秋涛同志迟疑了一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不行，敌人眼看追来了，难道给敌人一起抓着不成。我突然想起了隐蔽，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他，在无可奈何下，他同意了。为了照顾我，同时留下了三个人：卫生员、警卫员、挑夫老柯。临走，傅秋涛同志抓住我的手：“启龙同志，一定要坚持下来，战斗一结束，我们马上接你们回来！”

“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在山上！”我目送他们走远，大声说着。

二、昏迷之后

部队没有完全撤离前，我们四人已向山上进发。我几乎成了个废人——脚已经失去了走路的能力。先是老柯他们轮流背我，但不行，背着，脚底朝下，血仍旧流个不停。按照卫生员的建议，用布条把脚上血管扎紧，然后老柯伸出两只粗大的手臂横里托着我，我躺在他的两只手臂上，脚底朝天。

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血是少了，可是老柯累得不行，他直喘

粗气。这个老挑伏跟了我好久了，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不管做什么累的活，也不吭气，除非他倒下了。

“老柯，放下！”走了一段，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大声叫着。他没有理我，沉着脸，一个劲儿地走着。警卫员要与他调换，遭他白眼；卫生员劝他，他粗声粗气地回答：“你懂啥！”他一边说一边喘着气，头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又翻过了一座小山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感到躺在他的手上简直是在折磨自己。我厉声地命令他，可是他还是不吭气，托得我紧紧的，他仍旧象一只船，稳稳地行着。

夜悄悄地来了，夜色侵袭了这个不平静的山岗。敌人的枪声也渐渐稀疏了。但我们还不能马上歇下，因为谁也不敢担保，敌人不会搜到这里。越深越好，越远越妙，他们三个还在加紧脚步跑。淡淡的月光，已经看不清老柯的脸色，我偎在老柯的怀里，只听到他频频地心脏跳动声，偶而也能听到一阵阵远处传来的狗吠声，我决心不要他托着走了，我扭动着身子要他放下，可是他没听我的话，还是走着。过了一会儿，他低声的对我说：“你别跳，好不？我应该为你负责！”以后，任凭我跳动，吆喝他，他再也不吭声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软得不行。

总算结束了这段使人难受的路程，我迷迷糊糊地被安置在一个岩洞里，我只听到他们拿脸盆，点火柴，然后又象用绳子扎我的脚，并用盐水洗伤口。

“首长，首长！”我迷迷糊糊地象听到有人在叫我，我感觉脸上冰冷，两只手也软得厉害，抬了两下，都没有抬起来；我吃力地睁开眼，眼睛也倦得不行。

一阵阵凉风吹来，刮在我的脸上，我一阵舒坦，又昏昏沉沉

地睡着了……。

往后，我不知道在这山上发生过什么情况。

“首长，首长！”当我醒来时，听到警卫员嘶哑的声音，我微微睁开眼。

天空泛着鱼肚色的光芒，它告诉我天将亮了。我們已經安全地渡过了一个夜晚。我看看周围站着的同志，三个人一个也没有少，我心中不觉一阵高兴。但当我仔细打量自己时，却惊住了。我发现我的脚被绳子扎着吊在旁边的树杆上，脚板上包着布，可肿得老大，简直比一棵桩还粗。

“首长，你痛吗？”老柯看见我醒了赶忙走近我，满带倦容的脸上，还能看清留着几点泪痕。我再看小鬼，他呆呆地立在旁边，脸上也挂着热泪；在那里正弄着布条的卫生员也用袖子抹泪，于是我一切都明白了。昨夜，我一定昏过去了，而他們——我的同志，战友，正为我的生命担忧了一夜。

“你们辛苦了！”我爬着起来，由衷地说出心里话。老柯看见我要爬起来，赶忙按住我的手：“你躺着！躺着！”一边说一边把盛着水的杯子递到我手里。

“这里还有水？”我惊奇地问。

“我們已經搬了好几个地方了！”老柯说完，淡淡地一笑。我問他，他不說。好容易問了小鬼，才吞吞吐吐地講了这段經過。

原来昨天天黑后我就昏过去了，这可把他們吓坏了，他們把我放下，用湿毛巾盖着我的头，正在紧张的时刻，偏偏敌人又出现了。

先是卫生员发现后面有火光，等到他們听到声音，敌人已經走近了。怎么办，跑已經不行了。还是老柯有智，他命令两个小鬼

抬着我从大岩洞爬进左边的小岩洞，伏在里边不动。果然，敌人给哄过去了，火光在大岩洞门口閃了一下，敌人走了。

敌人一走，他们又摇我，但我还是昏迷不醒，待在这里太危险了，于是他们决定再跑。老柯和先前一样，用手托着我走完了那段弯曲的山路。好容易找到了一个里面岩石峭立的树林子，想不到敌人又逼近了，他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安排才好。

又是老柯出主意，他叫小鬼们守着我原地不动，自己一个转身往黑黝黝的树林里跑。他有意放响脚步，一忽儿摇动那棵树，一忽儿碰碰这棵树。果然，敌人被老柯吸引住了，敌人朝着老柯那头的响声吆喝着，跟着他拚命追，一边追一边还打枪。幸好没有打上他，过了一会儿，他摸着原路悄悄地回来了。

“他回来还不多久。”警卫员说完看看老柯。老柯颀颀地站着，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不要人表扬，但我还是说：“老柯，多亏你。”

三、一线希望

鱼肚白的天空，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彩霞，天已经亮了。在平时我们爱它胜过爱黑夜，而现在，我们却并不喜欢。因为在满是困难的现在，黑夜才是最好的天然幕布，我们凭借黑夜避过了敌人，凭着这块天然的幕布，老柯引走了敌人，而现在珍贵的黑夜终于消逝了。

正在我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时，老柯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说：“首长，我们找个树多的林子隐蔽起来，万一敌人发现，我们也可

以占个有利地形。”

經過再三考虑，我同意了他的意見，小鬼还建議：到了那里大家先吃一餐。

我們来到了一个林子里，分食着我們帶來的仅有的一些干粮。

我正在边吃边想着今后的生活，突然小鬼低声嚷起来：“你听，声音，脚步声！”

“臥下！”我一听果真是人的声音，就命令大家，大家手里握着枪，眼珠子紧紧瞅着前面。

“我看見是人！”随着一陣嚷嚷声，从山那边走过来几个敌人。“胡扯！哪里有人！”大概是个当官的，他歪戴着帽子走在前头。在他后面还七零八落地跟着十来个。估計敌人是一个班。

“要是我們有一个班，那……”我心里盘算着。

敌人眼睛象是蒙了白布，我們伏在草里，他們却没有看見。

“走，再找，四面守的紧紧的，反正跑不了。”那个歪戴帽的边走边說着。于是，一群狗腿子象醉汉一样踉踉跄跄地走了。

一上午，我們簡直是与搜山的敌人在捉迷藏，敌人无目的地乱闖，几乎几次都险些碰到，可几次都沒有見面，不用說，这样下去是危险的。

显然，敌人是发现我們了，山的四周都撒上了哨兵，我們根本突不出围去。

“老柯，找个隱蔽的岩洞，我們住下！”我心一橫，下定决心在山上开始我們的原始生活。一定要活着，等他們回来。

我們找到了一个大岩縫，一尺来寬的縫子，只能坐几个人，左边的岩尖向右突出，刚好遮住了大縫。我們住在里边倒也隱